

挖坑，是一种盛行于陕西一带的低牌游戏，一个人挖坑，其余人联手对抗，先出完牌者胜。然而，没有底牌就没有真相，没有底牌就看不到结局。

辛娟 著

底牌

时代文艺出版社

挖坑，是一种盛行于陕西一带的纸牌游戏，一个人挖坑，其余人联手对抗，先出完牌者胜。然而，没有底牌就没有真相，没有底牌就看不到结局。

底牌

辛娟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底牌/辛娟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6. 7

ISBN 978 - 7 - 5387 - 2181 - 2

I. 底... II. 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3834 号

底 牌	
作 者	辛 娟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郭力家
责任编辑	王 峰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 - 5638648 发行科: 0431 - 5677782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 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

晌午，某规划局办公大院安静了下来，机关干部们各自奔回家或找地方午休去了。偌大的一个院子显得空落，只有夏蝉在树上不知疲倦地大声嘶叫着。无独有偶，几个离家远中午回不去又没有地方午休的小青年聚在办公室，不知疲倦地玩起了扑克牌——挖坑。

王晓月因为离家远，中午也没有回去。她刚躺在由几张椅子临时拼凑的“床”上，打字员李慧就叫门，让她去玩扑克。她说：“对不起，李慧，我不大会玩扑克。”

“我也不会，瞎玩呗！”

“玩什么？”

“挖坑呗！”

“还有谁？”

“程小筱。”

程小筱是谢千里副局长的司机，他是一个直性子，急性子，大嗓门，第一局牌刚揭完，他就嚷嚷道：“直挖直挖！”显然他拿着红桃4。

他开始出牌，自言自语道：“方向不明，对子先行。”

李慧说：“远打对子近打单，宁死不忘递三联。”

很快一局就打完了。挖坑没有太多的技巧，输赢就看你的牌运了。小程赢了。

“我今天是怎么了，一个劲儿地赢。”小程笑着说。

“这和打麻将一样，牌打十年，各赢各的钱。”李慧说。

小程说：“你是牌场失意，情场得意。这就叫风水轮流转，好事不能让你占全。”



“瞎说什么呀？都一把年纪了，嘴上一点门都不把。”李慧说。

“呀！谁不晓得你是从小卖蒸馍，样样都经过。”

“这不是有咱王姐在嘛！你说话嘴干净一些。”

“谁不知道我们司机就这德性，脏嘴不脏心！”

“李慧，该你出牌了。怎么走神了，怕是想什么人了吧！”小程笑着说。

“想又怎么了？三条腿的蛤蟆没有，两条腿的男人满大街都是。这年月，最不缺的就是男人。”

王晓月说：“小李，别光顾说话，出牌。”

小程说：“妹子，干脆把你那位休了，咱俩过算了。”

“你想得美，就算天下的男人死光了，也轮不到你。”

“哟！我就这么招人烦？”

说话间，这一局就要完了。

这时，王晓月看了一下表说：“这一局打完咱散伙吧！下午有局长办公会，给谢副局长的讲话稿还得润色润色。”

“好，不要因为玩耽误了正事。”

“明天中午继续操练。”小程说。

“好的。”

这天下午，仙都市规划局会议室正在开会，研究某房地产公司申请加层的事。谢千里副局长主持。会议刚开始不久，谢千里的手机响了。他拿起电话：“喂，哪位？”

.....

还没有结束时，谢副局长的手机又响了。

“谁呀？”

“我是……”

“噢，是你呀。”

“你在干什么？”

“我正在开会，你有事？”

“也没啥……大事，兄弟们就是想见见您。”

“你等着，我马上过来。”



就这样，某款爷一个电话就把谢副局长从会场上拉了出去。

谢千里知道，要想过“上流人”的生活，活得潇洒，就必须有雄厚的金钱做后盾，就必须和一些老板、款爷结交。为此，他建立了两套“机制”。第一套就是商企政结合的朋友机制；第二套就是一政一商的家庭机制。凭借自己的特殊地位，他交了很多朋友。

他交待手下主持会议，匆匆地走了。谁都知道，他走了，会就没法开下去，好多事都要他亲自拍板敲定。会还是像模像样地开着，大家彼此心知肚明而又彼此心照不宣，这就是机关人的聪明之处。还好，主持人不久就宣布散会了。

散会后，晓月刚回到办公室，就接到她大学最好的同学韩笑打来的电话。

晓月埋怨地说：“咱俩是大学最好的朋友，为什么这么久你连个音信都没有？”

“是呀是呀，这么多年了，杳无音讯。”

“这些年来，我到处打听你，只听说你去了深圳，接下来线就断了。”

“我也是，到处打听你。这不，好不容易打听到了你的下落。”

晓月不无激动地说：“你在哪儿，我这会儿就想见到你。”

“我也是。”俩人都有些迫不及待。

晓月说：“这样吧，现在已经快五点了，今晚你到我家来吃饭。我家在光明路三百六十九号市直属机关家属院。”

“嗨，咱俩住处只隔一条街。”

“你家住哪里？”

“幸福小区。”

“我每天上班从幸福小区门口过，怎么从来都没有碰见过你呀？”

“我刚搬到幸福小区没多久。”

“怪不得呢？”

“早知这样，我一天往你家跑八回。”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晚上来我家吃饭。”

“好嘞！”

“那我就挂电话了，晚上见面后好好聊。”



“再见!”

晓月放下电话，径直去了自由市场，买了鱼、蟹、虾、菇等，想好好招待她大学最好的女友。

当韩笑来到晓月家时，晓月拉着韩笑的手笑着说：“快请坐，你可是稀客。”

“嗨！你说这造化弄人，咱俩的住处只隔了一条街。”

“谁说不是呢？快坐，我这就给你沏茶。”

“不用沏茶，我刚喝过了。让我先参观一下你的房子。”

“小民小户，穷家薄业的，有什么好参观的。”

韩笑发现晓月住着的两居室，正像她所说的是有些简陋。朴朴素素的床单、简简单单的家具，但收拾得干净整洁，一尘不染。不过这是她意料之中的事儿，工薪阶层嘛，就那么点死工资，不可能家境殷实富裕到哪里去。

当韩笑看完房子，来到客厅后，晓月已经把茶沏好，拉着她的手让她坐下。

晓月发现，韩笑还是那么年轻、漂亮，只是比先前在学校胖了些许。紧身真丝缎短袖衫，将她丰满的胸部勾勒得淋漓尽致。她笑着说：“毕业这么多年了，你还依然年轻漂亮！”

“你不也一样吗？”晓月长得小巧玲珑，高贵典雅，人称冷美人。

晓月说：“咱俩别再互相恭维、吹捧了，说说心里话吧！”其实她俩并非“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美是女人赖以生存的资本。漂亮的脸蛋，苗条的身材，优雅的举止，这些她们俩一样也不少，只是韩笑比晓月长得喜庆了许多，一笑两只眼睛就眯起来，仅剩的一条缝里闪出的亮光很是动人。人到中年，要想保持年轻，最主要的是苗条的身段。她俩的身材几乎没什么大的变化。

“这些年，怎么样？过得还好吧！”韩笑关切地问。

“托你的福，还算行吧！”

“这么多年，我们失去了联系。在哪高就？”

“规划局。”

“不错不错。全国人民公认的好单位！”

“你呢？”晓月问。



“辞职了，赋闲在家。”

“蛮不错的吗？如果我没猜错，你的那位肯定事儿做大了，要不，你怎么做了全职太太。”

“他开了个公司。”

“瞧！让我说中了吧！”

这时，琳琳回来了，晓月走上前：“琳琳，来！见过你的韩笑阿姨，她可是妈妈大学时最好的朋友。”晓月介绍道。

“阿姨好！”琳琳乖巧地站在韩笑面前，嘴角露出腼腆的笑容。

“琳琳好！”琳琳的眼睫毛长而翘曲，眼睛像黑葡萄一样幽深，加上她的粉嘟嘟的脸，像洋娃娃似的。韩笑把她搂在怀里，在她的小脸上亲了又亲，连连说道：“多可爱的小人儿，心疼死我了！”

之后，韩笑又说：“琳琳，瞧！阿姨都给你带来哪些好吃的。”韩笑把塑料袋里的东西一一取出来摆在茶几上。有葡萄、香蕉、荔枝等。

“谢谢阿姨。”琳琳说道。

……

吃饭时，韩笑问：“晓月，你爱人呢？”

“他呀，回家没个准点。”

“还是再等等他吧！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王晓月给关云鹏打了传呼，电话很快就打过来了。关云鹏在电话中说：“你们先吃吧！不用等我。”

吃罢饭，晓月让琳琳回她自己房间写作业，她带韩笑来到自个的书房兼卧室，晓月打开电视，打算看完新闻联播后，好好叙叙旧。看新闻联播，是晓月每天的必修课，也许是她作为秘书的职业病吧。

这晚，她俩打通铺，睡在一张床上。她们絮絮叨叨地从大学校园讲到工作单位，从单身年轻时的恋爱讲到人到中年时各自的婚姻家庭。晓月讲她的恋爱婚姻，韩笑讲她这几年生意上的情况。说到动情处俩人又是哭又是笑、又是蹦又是跳的，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豆蔻年代。

这时，窗外清洁工哗啦哗啦的扫地声传来，再看窗户，薄薄地窗帘已透出微弱的光来，天快亮了，韩笑说：“睡吧！明天你还要上班呢！”

晓月打着长长的哈欠，说：“好吧！”渐渐地睡意袭来，一会儿就睡着了。



2

周末，韩笑打来电话，邀晓月去洗脚。

晓月说：“拉倒吧。我只听说男人洗脚，还没听说过女人洗脚。”

“这你就老土了，女人洗脚的多了去了。”

“女人家，洗哪门子脚啊。”

“兴男人洗，就不兴女人洗了？时代不同了，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

“我还是不去的好。脚，在家想怎么洗就怎么洗，何必花那冤枉钱。”

“你又说外行话了，不一样的。中草药配料，带足疗，治脚病。脚泡一泡，让人搓一搓，捏一捏，既舒服，又解乏。”

“一个臭脚丫子，让人搓来搓去，捏来捏去，多难为情呀！”

“有什么难为情的，快来吧。我在二环路的南方温馨洗脚屋等你。”

晓月迟疑了一会儿，说：“那好吧。”

炎夏，午后刚一出门，就会使人感到恍如跌入一个巨大的烤箱，空气烫脸，热浪燃眉。

好在路很近，只有几分钟，她就已经到了南方温馨洗脚屋。步入大门，首先看到的是堂前竖立的醒目的价目表：

中药配料

普通：每位三十元；

带足疗，每位八十元；

带足疗、按摩，每位一百二十元。

晓月心想，乖乖，洗个脚就三十元，不过日子了。身为工薪阶层，精打细算过日子，哪敢来这种地方消费。韩笑不容分说，买了票，拉晓月进入药



草堂。

晓月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好奇地打量着一切。对她来说，这儿处处透着新奇。果然女人不少，她们从头到脚，一身“行头”，全是名牌。

当服务小姐带晓月和韩笑进一房间时，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洁白整齐的卧榻。小姐告诉她们，请稍等。她们便在卧榻上坐了下来，不大工夫就过来两位服务生，是男的，长得挺帅。他们提进来两个木桶，上面铺一层塑料，里面是加了花花绿绿中草药的汤。这时，其中一位小伙子径直走到晓月面前，伸手要给晓月脱袜子。晓月吓了一跳，刚要躲闪，韩笑小声说：“露怯了不是。这里就这规矩，男服务生接待女客，女服务生服侍男客。”

“噢，知道了。”晓月小声说。

洗脚的确舒服，客人一边泡着脚，服务生一边给做着保健按摩。韩笑闭着眼睛，全方位放松，差一点就睡着了。这时，耳边传来男服务生的说话声：“这位女士，请您放松一些。好吗？”韩笑这才发现，晓月满脸涨红，不是享受，倒像是在受刑似的。

大约一个多小时，脚洗完后，服务生退了出去。俩人躺下来休息，晓月满脸的不高兴。静静地看着天花板，不和韩笑说话。韩笑关切地问：“怎么了？不舒服。”

“不是。”

“那你怎么不高兴。”

“请恕我直言，我一般不大喜欢来这种地方，一到这种地方，我就浑身不自在。”

“那是因为你来得少。”

“再说了，今天吃大亏了。”

“嗨！我还以为你怎么不高兴呢？原来是心疼我的钱呀。钱是什么？钱是孙子，是王八蛋，钱就是用来为人服务的。”

晓月支吾道：“也不全是钱的问题……我……除了我丈夫，没让男人碰过。今天让一个男人捏了半天脚……还得给人家钱……我们是不是太亏了……早知道足浴是这么回事，打死我也不来。”

韩笑哈哈大笑：“你哪里只是让人家捏了脚，还捏腿了，无论如何，你今



天亏大了。”

“让我回去怎么面对丈夫？”

“让你那位知道了，还不把醋瓶子打翻。你年龄不大，倒是挺守旧的。我带你来，就是想让你这个良家妇女见识见识，洗洗脑子。时代在发展，噢！就兴男人在外社交、娱乐、享受，咱女人怎么就不行。再说了，咱也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人要学会享受生活，学会善待自己。”

晓月说：“我不觉得这种生活有什么好，太奢侈了，洗个脚就一百二十元，近乎我工资的三分之一。今天让你破费，实在不好意思。”

“你能来陪我，我已是很感激了。这点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钱了。”她听出了韩笑虽有钱，但活得并不幸福。上帝的法则很少把几样好东西一股脑儿加在同一个人身上。有的人有钱，却活得空虚；有的人缺钱，但活得充实。有的人有钱却不健康，有的人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一家人有说有笑，其乐融融。你有钱，却没得闲；我没钱，却落了个清闲……有钱又有闲，有钱又有爱的人不多。

晓月说：“是呀是呀。上帝是很公平的，不可能什么好事都摊到你身上，不可能让你什么都占全。比如婚姻吧！月下老让一个胖的搭一个瘦的，一个哭的搭一个笑的，一个高的搭一个矮的，这样才能基本持平。”

韩笑调转话题，说：“没良心的，人家好不容易打听到你的下落，主要是想和你叙叙旧，才来这儿洗脚的。”

晓月说：“那谢谢你了。韩笑，说出来不怕你不高兴，被人服侍，很不自在。总有一种剥削别人的感觉。”

韩笑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这怎么能叫剥削？咱是付了钱的。你知道服务生每洗一个脚，净赚多少钱吗？”

“不知道。”晓月说。

“光提成就二十多块呢！”

“这么多呀！这一天下来不少挣钱，比我上班可强多了。”

“所以说，咱洗脚不叫剥削，叫消费。”

“不管你怎么说，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今天当了一回剥削阶级。”

“你这个御用文人，只知道写你的官样文章。你还知道什么呀？你的观念



已经落伍了，应该洗洗脑，更新更新了。”

“你变了，简直就是个地主婆！”晓月笑着说。

.....

俩人走出洗脚屋时，韩笑说：“走，我带你去喝咖啡。”

“算了吧！太破费了。”

“什么呀！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韩笑带晓月去“真爱咖啡屋”。

俩人边喝边聊，晓月说：“前些年，听说你去深圳了？”

“是的。”

“说说你在那里的情况。”

“想想那时候，夫妻一块开店，一大早起来蹬三轮车跑二十里外的批发市场进货，是苦了点，但心里那个热乎劲就别提了。那种生活多带劲，哪像我现在整天呆在家里，无所事事，生命似乎停止了，时间长了，连胳膊腿怕都要生锈了。”

.....

韩笑说：“晓月，你空虚不？”

“不空虚。”

“为什么？”

“我太忙了，没时间空虚。空虚，本来就是闲人或富人的专利。”

“据我所知，现在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活得空虚，你是那百分之十活得充实的人，所以你是幸福的。”

“你不是挖苦我就是取笑我。幸福离我太远了。我不知道幸福在哪里？幸福为何物？我只知道整天累得半死，也挣不了几个钱。”

“正因为你没钱，所以才有个念想儿，有个目标，有个奔头，所以说你是幸福的。哪像我，想要房就有房，想要车就有车……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没了念想儿，没了目标，没了奔头，你说这活着还有啥劲呢！”

“你是蜜罐子满了，好日子过得太多了！”

韩笑说：“说实话，自从有钱后，我活得很不开心。你想想，一个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人，还会有多少欢乐呢？”



“你这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俗话说，要得知道，打个颠倒。就得咱俩换一下角色，让你也尝尝穷人的滋味。我看你是喝酱油耍酒疯——闲得慌。对了，你可以尝试着干点事情比如说上班、读研究生、去图书馆什么的，这样你就不会感到空虚了。”

“人的惰性是与生俱来的，我已经吃不了那种朝九晚五上班的苦了。再说了，女人都会有一个毛病，一遇到有钱男人马上就变得慵懒，不是贪美就是贪睡，懒得动了。”

“要不，你没事也可以在家上网。”

“幸亏可以上网，要不我真要活活闷死在家里了。”

“这么说，你早就上网了？”

“是的。”

“你通常在网上做什么？”

“聊天呗！”

“你的网名叫什么？”

“卖女孩的小火柴。”

“你的网名好与众不同啊！”

“你知道我的性格，喜欢与众不同，也喜欢标新立异。”

“听说现在流行网恋。”晓月笑着说。

韩笑说：“怎么，你还不知道呀？”

“在我看来，这是既有钱又有闲的人茶余饭后的无聊游戏，也是一种消遣方式。听人说，网恋，就是电脑和电脑诉衷肠，键盘和键盘说情话，鼠标和鼠标谈恋爱。”

晓月说：“要我说，网恋，就是一根电线，两颗寂寞心，三更半夜里，四目不相见，十指来传情。只是一种游戏罢了，千万别较真。”

“人家还真有网恋成功的。”

“是吗？”

“想必你也知道，网恋存在一种真实与虚拟的落差，当然落差的距离不是绝对的。当网恋的俩人见面后，落差在故事延展的可承受范围内时，就会有爱情或友情继续；落差要是出格了，就可以对之前网络里的故事画一个



句号。”

“挺逗的，说下去。”

“当一对男女在网上恋情升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双方会迫不及待要求见面，这种灵魂的碰撞，有的能撞出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有的就从此画一个句号，让自己独自吞食爱情苦果。”

“原来是这么回事。噢，对了，网上失恋痛苦吗？”

“那要因人而异。如果你是真心付出了，也会痛苦。比如，一些少男少女，太单纯太认真了！他们‘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为伊消得人憔悴’，一旦网上失恋后，感情上接受不了，也有自杀殉情的，哪里知道他们失去的虚拟的恋人实质上就是电脑及电脑的键盘和鼠标，如此而已。”

“自杀殉情，至于吗？”晓月笑着说。

韩笑说：“网恋，什么样的都有。有些婚外恋，见面双方满意后，进宾馆，开房间，单刀直入，直奔主题；有些相约喝茶、聊天、喝咖啡，彼此互为精神寄托；有些见面后大失所望，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当然也有一些利用网恋犯罪的。”

“真逗！赶明儿闲了，我也上上网，找找乐子，也见识见识。”

3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晓月收到同学聚会的请柬。是韩笑组织的。

韩笑三百多平米的豪宅里，室内装修以白色为主调，配以红色大理石，能照见人的影子。红白相衬，格外醒目。客厅中央是一个偌大的吊灯，由一百六十八块水晶组成的。一对金碧辉煌的大樽静立在客厅门口，好比两个皇家哨兵在守卫着宫门。客厅比规划局的会议室还大，摆着欧式沙发、欧式家具，浴室里是组合浴箱……装修豪华，富丽堂皇。



韩笑带晓月参观她的房子，四居室，卧室宽大的席梦思床，床单一尘不染，雪白雪白的，床前是一面大镜子，乍一看好像屋子里摆着两张床。对门的卧室相比之下小了一些，是孩子住的房间，但装修得极其雅致。质地非常好的实木地板，像是紫檀木的。一间客房，一间书房。晓月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穷富差别？无论是吃的穿的用的，全然不是一个档次。她身为上班族、工薪层，接触的也只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富也富不到哪里去。她发现原来同在一个城市里，同在一片蓝天下，而且近在咫尺的人，生活差别竟是如此之大，这是她始料不及的。听韩笑说，她家在这个小区收入还算中等水平。这是改革开放后，新富起来的一个群体。

韩笑言谈举止十分优雅，衣服也穿得十分好看，一件浅绿色羊绒上衣配一条黑色裙子，脖子上系了一条白色的小丝巾，一切都显得那么恰到好处，却又使人觉得她没有刻意打扮。

韩笑的丈夫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板，却一丁点儿架子也没有，说话非常幽默，把大家逗得笑了一回又一回。只有笑声没有思想，风卷残云一般的笑声把思想赶得远远的，如果人能一直这么开心，准会活到一百多岁。

一群十五六年前的小孩子忽然以中年人的样子重聚在一起，这本身就像经历着一个激动人心的童话，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的，随着一个个名字的喊出，中学时期少年的影子竟是梦幻般地重现了，尽管有的人把单眼皮割成了双眼皮，黑头发染成了黄头发，蒜头鼻整成了鹰钩鼻，但大家毫不费力地就将过去和现在连接了起来，将过去进行时变成现在进行时。身在其中似乎就觉得只不过是经过了一个假期而已，今天重聚在一起，则是标志着一个新学期的开始。

五十个同学，除副班长患癌症英年早逝外，其他人都健在。关云鹏无不惋惜地说：“他可是个才子，太可惜了！哎，有什么都别有病。”

“是呀是呀。”其他人跟着附和。

这时，伊知化走了过来，对关云鹏打招呼：“嗨！老同学，这些年过得还好吧？”她的变化让关云鹏突然无法再将二十年前的那个爱慕过他的少女与眼前这个韵味十足的女人联系起来，她虽然美，但已丝毫没有那个纯情少女的娇羞。如果说当年她是一枚又青又涩的小柿子，那么现在她已变成一只熟透



的散发着芳香的火红柿子。

“马马虎虎，还行吧。”他笑着说，“什么时候从杭州回来的？”

“刚下飞机。”他们走到一边，单独交谈起来。“一枝花”（伊知化）说：“十多年前的人聚在这里，眼睛还是从前的眼睛，眼里的人却都已是陌生的了。”

“可是我并没有这种感觉。”关云鹏笑着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特意赶来参加这次同学聚会吗？”

关云鹏笑了笑，摇摇头，说：“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何？为了谁？”

“是呀是呀，你为什么？为了谁来参加这次同学聚会。”关云鹏漫不经心地问道。

“为了你。”

一阵沉默之后，关云鹏笑着说：“为什么？”

“因为，这些年来，我一直忘不了你。”

这时，王晓月走了过来，她笑着对“一枝花”说：“你好，多年不见了，过得还好吧？”

“挺好的。”“一枝花”笑着说。尽管她在极力掩饰，但王晓月还是看出她眼里闪着晶莹的东西。这一切都没有逃脱班长韩笑的眼睛，她走过来，拉着王晓月的手，笑着说：“来来来，我找你还有点私事。”

这时，人称“孙猴子”的孙小五，也跟了过来，他问王晓月在哪里上班？

“规划局。”

“做什么工作？”

“办公室，分分苹果，买个劳保，打个杂，跑个腿什么的。”

“这种单位想必工资高，福利好。”

“好什么呀？就那么点死工资，吃不饱，饿不死。”

“机关干部工资是少了点，但工作轻松，收入稳定。没听人说你们是八点上班九点到，一杯茶水一张报，逮住机会就溜号。”

“什么呀？你那是翻的老黄历，现在早不这样了。就说这办公室吧，杂七杂八的事不少，一整天也没得闲。”



“家住哪儿？”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家住市直属机关家属院。”

“嗨！咱俩住斜对门，中间只隔一条马路。”他笑着说。

晓月说：“老同学，这些年咱们失去了联系，你在哪儿高就？”

“说来惭愧，在火葬场工作。”

“这种单位，钱不少拿，福利也不错。咱平头百姓图个啥，就图个实惠。”

“名声不好听。早些年，找媳妇可是费了劲了。”

“这有什么呀？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韩笑说：“猴子，将来人生的最后一站——火葬场，去找你给走个后门，打个折什么的，倒也方便。”

“啊呀，免了，免了，那可不是什么好地方，老天保佑，你们以后千万都别去找我。”“孙猴子”插科打诨。

保姆端茶时，不小心洒到了殷悦佳身上，韩笑一边连声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一边亲自跑去取来毛巾给丈夫擦衣服上的茶污，而他却笑着说：“不用，不用，明天送干洗店得了。”

“那另换一件，好吗？”韩笑躬身地问。

“也行。”

“我这就去拿。”

“让保姆去拿好了，你不用来回跑了。”

“她做事笨手笨脚，而且总出乱子，还是我自己去拿。”

韩笑和她丈夫相敬如宾，在外人看来，他们不像是夫妻，倒像是客人，似乎又像是在演戏。

之后，韩笑说：“我看大家都到齐了，那咱们就去新世纪大酒店。”

“好嘞！咱们一起走。”大家齐声附和。

.....

饭桌上男同学总是讲黄段子，像晓月这些脸皮薄的女同学只好埋头吃饭，面红耳赤的，很是为难的样子。韩笑看到后，笑着说：“我向男同学提出抗议，饭桌上不要总讲这些荤段子，倒我们的胃口。”

“你们又不是小女孩，什么没经过什么没见过。”

